

◎文学聚焦

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

李朝全

“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这话落在她心坎上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在袁隆平的脑子里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了，他感觉自己茫然的眼神终于对准焦距了。”

这是摘自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新作《袁隆平的世界》里的一段心理描写。心理描写通常被视为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法。类似的想象虚构式小说笔法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可谓俯拾皆是。特别是2010年非虚构创作兴起形成潮流之后，小说对包括报告文学、散文在内的非虚构创作的逆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虚构手法在非虚构文本中的运用。在李修文的散文集新作《山河裂裳》中，出现了类似当年王旭峰的报告文学《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的亡灵叙事。由亡灵担当叙事者，这无疑小说的虚构笔法。

事实上，小说与纪实、虚构与非虚构的交织混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纪传、史志与小说相互混融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久最悠长的还是歌咏和纪传两大流脉。从结绳记事、绳陶甲骨、青铜铭文直至后来的史册典章，基本上传承的便是纪传、纪实的文脉。而纪传叙事作品自诞生伊始，便混杂了许多虚构想象的内容。人类早期的叙事作品多为神话，后来出现的历史典籍叙事亦不排除想象。在被普遍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雏形的《史记》中，就有不少凭借想象揣测臆度而写成的内容。譬如，在《鸿门宴》中：“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张。”这段关于樊哙言行神情的描写无疑是想象的，极尽夸张之能事。其实质便是小说笔法。

神话传说更是人类的想象、虚构与真实和历史混搅在一起的叙事。关于女娲造人、有巢氏筑巢、燧人氏钻燧取火、神农尝百草、尧舜禹禅让等等，都是虚实交融亦真亦幻似真似假，难辨真伪。中国文学或史著的早期创作，纪实中大多有虚构的萌芽。

反之，小说也受到纪实的深刻影响。四大古典小说，均由真实历史和纪实演绎而来。《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小说版，《西游记》是玄奘天竺取经的神话版，《水浒传》是宋江起义的英雄传奇，《红楼梦》则有作者自叙传的影子。在我国古代文

◎新作评介

非虚构叙事中的英雄本色

——评张子影的长篇报告文学《试飞英雄》

郭 艳

在许多人的眼里，英雄与战争已经远去，刀光剑影及硝烟呐喊，不过是一段段渐渐逝去的往事，如黑白的底片，有显影，但已褪色。和平日久，那些铁血忠诚与无私奉献是否远去？那些倾情追索与彻底牺牲是否仍在继续？我们如何完成对那久已远去的英雄情怀的召回与唤取？

张子影的长篇报告文学《试飞英雄》给出了答案。这部作品从国家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大历史情境中，提炼出一个个试飞英雄的真实传奇。

一种先进飞机的现身，代表的不仅是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更蕴含着政治的抗衡角力和国防军事的相持较量。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万千风云，生死攸关只在弹指，机会稍纵即逝，每一毫秒都是直达终极的考验，考量水平、智慧、品质，更考量意志、操守和忠诚。

试飞员的成长和试飞队伍的壮大，折射着中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飞行梦想，然而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更多沉溺于大地的苦难，



学中，一些小说类作品亦常被冠以“××传”“××记”（《红楼梦》亦名《石头记》）这样的纪实性名称，纪传和纪实对小说文体的介入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构、小说的叙事手法和技巧等，都可以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创作进行全方位渗透，造就一些类似小说的非虚构作品。

虚构与非虚构犬牙交错

2010年以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创作潮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许多引起轰动和广泛好评的作品都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手法。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所写到的梁庄都是虚的，似乎可与作者的家乡相对应，写到的人物及其故事亦可从其家乡的人事寻找对应，但作者却并不严格遵循真人真事的写法，而是杂糅了多个个人的故事于一个人物身上。用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非虚构作品，实质上是一种虚构或准虚构作品。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取了与“梁庄系列”相同的创作手法，将几个人的命运和故事打碎重新组合安排到一个人物身上。作者自己愿意将这部作品定位为长篇小说。尤为有趣的是，在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中，孙惠芬又采取了纪实的手法，通过寻找儿子的好友张展，层层推演演绎，塑造了一个当代青年的独特形象。

在散文领域，同样一直存在着谁不准许虚构的纷争。在近年来的许多散文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虚构的却逼真的内容。也有更多的散文所写的内容令人感觉真假难辨。这种模糊或混融状态，或许也是散文创作的一个发展方向。正如周晓枫近期提出的，她的散文创作一直都在“试错”，通过这种大胆的试错和“犯忌”、尝试与实验，为自己的散文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生面。

由此可见，小说的故事脉络与结

小说逆袭的意义与影响

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与非虚构对小说的逆袭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在当下的许多作品中，时常分不清其究竟为小说或非虚构，甚至分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内容所占比例大小。这就给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提出了新的课题或挑战。有人认为，非虚构是一种高度融合的写作样态，它已经漫溢出了传统所称的报告文学或纪实的范畴。也有人提出，文体序列并非一成不变亦非古已有之，文学发展到今天，很有可能催生和出现新的文学体裁及样式。

当下许多的非虚构作品，很难被简单地归入报告文学范畴，也无法简单地纳入小说领域。所谓的非虚构作品或许是一种杂交的文学样式。非虚构似乎已经漫溢和淹没、摧毁并重建了纪实创作。它有可能正在引发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引导作家重新思考以往的文学定势、成见，从而找到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和生长点。

虚构与非虚构的相互渗透与交互，可能带来创作手法上的一次刷新。就像当年拉美文学大爆炸带给中国作家的震撼一样，这种新的交融有可能启示中国作家，文学写作其实并无任何包括文体在内的桎梏或藩篱，写作是一种放飞想象和思想、可以自由驰骋聪明才智的事业。所谓“思接千载心游八方”，所谓“文无定法文以载道”，到了今天，或许正在拓展并生成着新的事物及形态。

当今的文学生态，无论是文学思想观念、内容主题、形式样态、手法技巧、载体途径……多元多样的可能性正在逐渐打开。文学创作将以何种形态与身姿华丽亮相或转身，更是令人充满期许。脑瘫农民余秀华的诗作，打工者范雨素的自叙纪实，网络文学中的穿越架空、玄幻仙侠等各种类型小说……一切新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文学正在遭遇千古难逢的微时代、万物互联时代、智能人类时代，它不会永远是小说、诗歌、散文框化的老面孔，它可以是虚构非虚构混融的四不像样式，可以是文学历史学社会科学杂交的作品，可以是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混融的形态。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的将来还会好吗？这些都将取决于时代的变革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时代和需求的发展，必定会催生出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全新的文学。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永不枯竭，文学也就完全具备这样丰富多样的新的可能性。

“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这5年中，正在经历一个变革，努力地回应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作协九代会上两次重要讲话，对这5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起到了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在日前文艺报举办的“砥砺五年——文学理论批评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与会专家学者认真梳理了文学理论批评近5年的成就及变化。

创作理论的发展和完备

评论家雷达谈到了几个与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他说，我们一直将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如今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既是一个集体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对人民的个体性价值的不断发掘，是对人民性认识的深化，也是真正能体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利益的文学观念。关于现实主义，雷达更认同现实主义精神这一提法，认为有必要在文学中强调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现实主义精神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的深切关怀；二是富有的人文深度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三是热烈的理想主义情怀。

评论家胡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作协九代会上两次重要讲话新观点密集，带来了近期文学评论界热议的话题，譬如典型人物，这一术语遭冷落多年，它揭示了文学创作确定不疑的价值之一。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不可多得，除依赖作者的天才发现，还往往来源于社会生活里一个历史阶段的长期积累。一经塑造成功，便赢得非同一般的社会共鸣，典型人物塑造毫无疑问值得作家推崇和追求。总书记的提醒，是完全必要也很及时的。

近年来莫言、刘慈欣、曹文轩在国际文坛获奖，激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学界从多种角度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与经验的论说是有价值的。中国文学以中国姿态走出去，让外国读者走进中国文学的课堂与厨房，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在文化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这些论证

◎作家谈

《忽如归》 为冰冷历史注入暖流

戴小华（马来西亚）

我的纪实文学新作《忽如归》写的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1999年母亲过世后，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我心中酝酿。那时我刚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正在编辑出版《当代马华文存》，接着又出任马来西亚华作家协会会长，需要完成《马华文学大系》。这两套20本共1000多万字的巨大文献工作，让我一直无法定下心来书写。

关键是如何缅怀往事，成为最艰难的挑战。20年来，这段历史“不能淹没”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催促，似乎不写出来，我的心就无法得到安顿。

往事不堪回首，一提起笔，也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个真实故事里的幸存者多是守口如瓶，不愿提及；而罹难者又根本死无对证。这种失语的痛苦不只是为了外部的压力，也因为当事人内心的创伤。

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说的：《忽如归》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作者写出了20世纪两代中国人悲欢离合的历史：第一代人为了解理想而奔走，而分裂，而家破人亡；第二代人又是为了理想而奔走，呼吁和为了弥合创伤。

所以，为了完成这本书，十几年来，我不断搜集资料，前往大陆、港台各地寻访当事人和知情者，当然包括上互联网搜索。

我所以要费尽心血，查询真相，不在于批判控诉，

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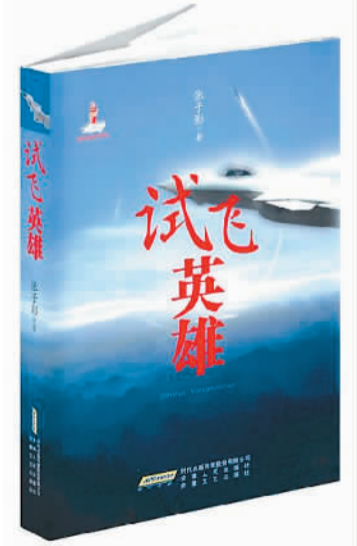
杨 鸥

都充满底气。其中，关于创作的本土化优势、传统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及互补等解析具有现实意义。

文学批评人才辈出

评论家张燕玲指出，近5年来，青年批评人才辈出，以其高品质的专业精神支撑时代的批评格局。特别是海外汉学家活跃起来，他们不断以新的研究汇入中国文学的批评队伍，极大地丰富了当下的文学批评。

胡平谈到，5年里，文学评论的基础建设规模扩大，在组织结构、专业设置、代际衔接上均有加强。特别是网络文学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使网络文学作品在最高文学机构有人读、有人推介、有人专事研究。文学评论的风气越来越端正，文学批评是一剂良药，文学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几年来，文学界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如在研讨中，即使作者在场的情况下也很少有只赞扬无批评的发言。



种种难以言说的文本磨砺与心灵煎熬。

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依然需要发现人类突破自身局限性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人类面对死亡的态度。现代中国英雄不仅仅是堵枪眼的、炸碉堡的，更是知识型的、智慧型的精英，且是有情有义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与此同时，在具有饱满丰富人性内涵的超越性追求——向死而生却淡定自若，珍惜生活却志存高远。《试飞英雄》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英雄的表述，呈现中国人尤其是这一批特别精英的中国军人，他们在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建构自己面对死亡的一种全新的姿态，这也是作者于作品中建立的格局宏大的大历史观、大悲剧和大情怀。